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諸方廣語



南陽慧忠國師語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語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語

澧州藥山惟嚴和尚語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語

汾州天達無業國師語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語

趙州從諗和尚語

鎮州臨濟義玄和尚語

玄沙宗一師偏大師語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語

大法眼文益禪師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

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

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

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拄頭頭知拄脚脚知故名正

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

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邪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

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閒歇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聖人說曰某甲龍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尔況有情邪曰若然者前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

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邪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瞋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邪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尔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邪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邪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

生應時解脫今既不尔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摠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獸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陁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還却輪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

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邪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真之道爲學世閒生死斷常二見邪汝不見肇公云譚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尔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異體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真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

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豪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邪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邪師曰汝壞世間相邪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旣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旣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

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
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
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
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
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
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
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即喫飯寒即著衣曰知饑知寒
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
汝既知無體段即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
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即無心惡獸不能加
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
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
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

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殤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殤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殤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即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即無無即佛曰無即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即佛佛即無曰旣無纖豪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爲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
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
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
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
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
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
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
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
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
如空本來無相旣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
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旣
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
應當無作珍重 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

麼時作麼生師曰亦無恁麼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真見 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却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

生爲正答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卧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故號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

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之心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埽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即眞立處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諸法不出於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

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家用無爲是有爲家
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
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
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
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
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
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
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
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即是如來
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納
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
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起來切

須防禦莫教搏噬更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
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
遮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
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
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
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
只爲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
句一經一論便說怎麼菩提涅槃世攝不攝若如是解即是
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什麼尼薩
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怎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
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
處有閑漢堀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
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

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洗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遮箇遮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納衣下空過到遮裏更微細在莫將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殊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自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

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

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
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
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無
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即是虛
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
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
切智是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
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
弟子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曰
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而達開遮
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
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坐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
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

斯夫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咸均
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
遮裏揔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
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
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疑辯又問儒
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
異揔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
異講唯識道光坐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
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旣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
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錫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
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
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即曰老僧目亦不
會講華嚴志坐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

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具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坐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爭論志禮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曰將心修行喻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即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速劫悟人頓見維摩坐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

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施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師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語不得爲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圓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春鸚稱義海此是語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到此尚歎淨名

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 源律師問禪師常譚即心是佛
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
試現神通看師曰闍梨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
僧能問如是境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
又問禪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
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師曰如
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須經三大阿僧
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
道理得通否師曰闍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
開瞋一切人見物源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
者是汝道 講止觀慧坐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
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
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

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
曰坐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
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
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
請坐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
人問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否
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處不是
維摩坐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
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坐主良久曰
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
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
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
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坐主會麼曰奇怪

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真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旣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卧對面不識可謂愚

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 講青龍疏坐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講華嚴坐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 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爾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 僧問未審一切

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鑠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却般若波羅密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爲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爲已悟人般若應用見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辨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見前隔佛人問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刹那萬里往返無蹤火

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
凡夫隨宜爲說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實
相體空喚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
身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

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未得消
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草等須彌只用
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
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
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問云何得住正
法師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
佛去師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污淥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
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縛不用
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現未來不可以

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 僧問何者是般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污淩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用現前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 人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

僧問未審託情勢指境勢語默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妙心真者語默揔真會道者行住坐卧是道爲迷自性萬惑茲生又

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即有衆義文殊於無住
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
解怕者不同太虛又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
說時疑何處不及 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
審佛法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
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
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眞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
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
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
空空義不立迷時人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
極百川衆流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
毗尼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揔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
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

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有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

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邪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

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爲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自不悟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

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
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
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
賊用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
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
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
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
顯示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內在一微塵師曰智慧
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內在一微塵中一
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
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
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說言說生滅義不生滅
義無形相在言說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

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欸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

行住坐卧並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派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並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徹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洵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徹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

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
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
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流爭
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並他先德誠實甚哉只如野逸
高士尚解枕石渡流棄其利祿亦有安國理民之謀徵而不
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
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
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
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
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此理他
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縠只爲情存聖量
見在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
達古今洞明教網蓋爲識學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

求真嗟乎得人身者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
傷哉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
門便謂永出世利廵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
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慧未免
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
思宿淨聞之即解如彼生公何足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
實不論虛只遮口食身衣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
眼觀之如喫膿血一般揔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
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
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豪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
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犁鑊湯裏煮爍
一遍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虛一時失却依前再爲
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

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派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揔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食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滂漉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願視大眾

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
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
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
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怎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
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
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脣
薄舌及乎問著揔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
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
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
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即心是佛平常
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惑生疑惑請和
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荅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
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

怎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怎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
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動相
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
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
何處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
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
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
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
怎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衣服傍家疑怎麼閑事還得否曰
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
何處著曰揔既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
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

若認遮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弥勒出世還被他燬却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你作麼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點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既不知即今認得可可是邪曰認得既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遮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

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
師曰遮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點看他江西老宿
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
云遮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
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
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怎麼修怎麼行大難曰還許
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
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
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
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
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
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
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

當東行西行揔不思量是否師曰怎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坐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怎麼尋逐不住怎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

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
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
甲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
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
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
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旣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
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旣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遮邊
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
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
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
師曰才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
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
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旣非眞佛法身是眞佛否師曰早

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遮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通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道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者便教合却口老僧亦教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狗

專欲與物佛法在什麼處遮裏一千人盡是覓作佛漢子於
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
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
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遮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
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時有僧問承師
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雨
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箇是壞不壞且作

麼生會
試斷看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己真正
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深去住自由不要求他殊
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
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
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

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
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
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
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
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
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爲
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約山僧道三
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
知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
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
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
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真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
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

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頂十地
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
土菩提涅槃繫驢馬轅何以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
障隔若是真道沅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大約話破自看
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
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覩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不省得
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
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
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豪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
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
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此
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沈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

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遮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豪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今學人得入師曰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得初心來 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之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我怎麼爲汝却成抑屈於人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

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
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何惜時
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
去縱未發萌種子猶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
此造次排遣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
事珍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上坐不用低頭
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要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
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
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什麼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
子儼儼契契無些子威光感感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
我常道汝若有達悟處但去却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
下作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爲大海佛法遍周沙界莫錯

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見聞覺知識想情緣然
非不是若向遮裏點頭道我真實即不得只如古人道此事
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
莫錯會若是遮箇我我隨生滅身有即有身無即無所以古
佛爲汝今日人說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
莫將爲等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乖張不少
聲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役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本來
空也不由汝口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真實也不是
今日老師始解恁麼道他古聖告報汝喚作金剛秘密不思
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凡育聖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旣若如
此更籍何人所以諸佛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我今方便也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捏怪僧問從
上宗門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即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

麼即學人虛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什麼過曰怎麼即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中以何為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怎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怎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裏是什麼塞却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揔是聲色名字若是佛法揔是佛法會麼異聲無聲異色無色離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爲名三界如是崢嶸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却特地

難爲去只爲諸人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真妄外馳求
強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
閑人話到遮裏才舉著佛法便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
諸處元無口似紡車惣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瘡皆由
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槌子槌背便作
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筓子掃東掃西便各照管是汝尋
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坐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
裏作則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
無事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坐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
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坐道不上來却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
來作什麼更有上坐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
得諸上坐且道遮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坐實

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
若更有上坐出來道彼二人揔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
所以不得諸上坐揔似恁麼行脚揔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
爲復只要弄脣脣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
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
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
坐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坐時常接手十
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坐時常接手處還有
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揔是都來圓取諸上坐傍家
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山僧在
衆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坐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遮邊那邊
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肯襟仍爲他人注解將爲自己眼
目上坐揔似遮箇行脚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坐且明取

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可恃若是世閒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目陷在地獄冥冥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幡動仁者心動但且怎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久又云諸上坐貶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才見人怎麼來便叫失也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怎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識本還源

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使擇之次如履輕冰如何使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即今疑師曰嚇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 問承教有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却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却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慎莫錯會除此兩人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坐若會得此語也即會得諸聖揔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

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
好既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
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
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僧問遠
遶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
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坐吵吵是聲吵吵
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坐若會得即是真實若不
會即是幻化若也會得即是幻化若也不會即是真實他古
人亦向上坐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坐成不
成從何而出是不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
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事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坐若更不
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坐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
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讚頌俱

誌公和尚大乘讚十首

誌公和尚十二時頌十二首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歸宗至真禪師頌一首

香嚴襲燈大師頌十九首

筠州洞山和尚頌一首

潭州龍牙和尚頌一十八首

玄沙宗一大師頌三首

招慶真覺大師頌二首

漳州羅漢和尚明道頌一首

南嶽般舟道場勁和尚覺地頌一首

郢州臨谿和尚入道淺深頌五首

大法眼禪師頌十四首

唐白居易八漸偈八首

同安禪師詩八首

雲頂山僧德敷詩一十首

僧澗詩三首

大乘讚十首

梁寶誌和尚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真體莫除色聲言語言語即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繞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業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
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真理
相踈更若受皇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
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更夢時夢中造作覺時
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顛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
異販賣商徒動靜兩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具如若言衆生異佛
迢迢與佛常踈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
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
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熱
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

報你衆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
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个不居兩名由尔情作無情即本

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綱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遮个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

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爲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欲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

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爲不勞

妄心卜度衆生身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消落

可笑衆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鑿求餅不解返本觀麵麵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所有求又遭羅罣慈心一切平等眞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

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紜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沈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眞如法界叢林返作荆棘荒草但執黃葉爲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眞如不少

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

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
數黑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太道何
由可得譬如夢裏度河船師度過河北忽覺牀上安眠失却
度船軌則船師及彼度人兩個不相識衆生迷倒羈絆往來
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悟解即是菩提了
本無有階梯堪嘆凡夫偃偻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
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聚
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
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
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

十二時頌

寶誌和尚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
身窮苦已經無量劫
不信常華如意
珍若捉物入迷津
但有纖豪即是塵
不住舊時無相見
外求

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
撓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
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
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
虛空始出塵

禺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
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
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焰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
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迴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
路上無生路

傳燈錄卷二十九
四
日昧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疎莫起功夫求的
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止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
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負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安
真作淨潔却勞神莫認愚癡作近鄰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
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終不久禪悅珍著尚不殮誰能更飲無明
酒沒可拋無物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
癡狂外邊走

黃昏忒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
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
喚作波羅密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豪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

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室闕廓然無事頓清閑他家
自有通人愛

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使用沒文
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
魔來任相試

雞鳴日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揔無境上施為渾大
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遮
如今誰動口

十四科頭

誌公和尚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
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目前迷倒愚人
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淨

沈生老昔時迷日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尋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尋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三說緣起略無些子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無有一法可得憺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脩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
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爭
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
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眞空寂何處
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默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隨人百
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涅槃貪眞如焰
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
來妙頂了達嬌慾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脩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
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太平四海阿誰

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畫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
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
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脩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
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真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
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
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
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
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
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

禪觀只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真如何時得
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
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
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
剛不著二邊中道脩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
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身聲聞無
不徇律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
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
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
道轉加鬪爭剛強心裏蛇蝎螫著便即遭傷不解文
中取義何時得會具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浩浩南座北座相爭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眞金檐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不解眞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婆塞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婆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
名亦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
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
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脩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
無作無依

運用無碍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昔樂今常不
改法寶喻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
懈怠任性浮沈若顛散誕蹤橫自在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
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即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

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念念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吼吼

頌一首

歸宗至真禪師智常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頻呻衆邪怖機豎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言妙情難措棄个眼還瞞取个耳還瞞一鉢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頌一十九首

香嚴龍燈大師智閑

授拍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即遠求即離取即急失

即遲無計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爲一刹那通變異差在我山
石火氣內裏發焚巔竄無遮欄燒海底法網踈靈燄細六月
卧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
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慙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
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躡
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躬勤抱得旗
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迹密密潛護持動容揚
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根尋徑路長因茲知隔闊無那被封疆生須
特達起坐覺馨香清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焰焰火飲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飲不向無復安
卧失却弓箭踴却射垛若人要知先去鉤錐人須問我我是
阿誰快道使道

與臨濡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因茲眼
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煩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語前蹤得意塵
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驚覺肯可達真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虛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珠

荅鄭郎中問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宜無自他
宗呵起駭蟒奮迅成龍

又

語裏埋筋骨音聲深道容即時才妙會拍手趁乘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玄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才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
熙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明明不知處借問示宗賓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來來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咳咳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覺身愚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無可書人問香
嚴言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語呼召妙絕名
邈巍山魏道流無可披剝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父孃向下無男女獨自一个身切須了却去聞我有
此言人人競來取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殼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頌一首

洞山和尚良价

無心合道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个中意一老一不老

頌十八首

龍牙和尚居遁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不得唯有識
龍人一見便心息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飛來者無心喚騰身不暮歸若人心
似樹與道不相違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朋友無用
雙眉却弟兄

悟了還同未悟人無心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稱貧道向此

門中有幾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闢快龍舟雖然舊閣於空地一度
言觀來方始休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是道空士一乍
相逢不易看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華猶似纏人蜂僧真不假居雲外得後
知無色自空

學道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真龍後方覺
從前枉用功

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自成佛無念
之人不較多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是夢中事悟後
還同睡起夫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
饒君講得千經論一句
臨機下口難

菩薩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真宗
爭如佛是無疑士端坐
無心只麼通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
今生共要知心息只緣無妄想
妄除
心息是休時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
悟人有意同迷意只在
迷中迷不逢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
合頭無心始體無心道體得
無心道亦休

眉間豪相鬩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
事有只因於理有理權
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
名爲無事人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
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

能得幾多時

尋牛須訪迹學道訪無心迹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頌三首

玄沙師備宗一大師

玄沙游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
關舌無言切要辭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奇哉一靈叟那頓許

音

風起引筇侯迷子爭頭湊設使

總不是蝦蟆大張口開口不開口終是犯靈叟欲識个中意
南星真北斗

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个從
來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二首

招慶省燈真覺大師

示執坐禪者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憤

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隣或遊泉石
或闌闌可謂煙霞物外人

示坐禪方便

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
莫續是天年修持只話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
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

明道頌一首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
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
何闕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唇齒若以斯陳埋
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
翻爲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
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拶破

面門覆蓋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覺地頌一首

七言

南嶽惟勁禪師

略明覺地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生性海首建增名號妙覺
還依性覺明體覺俱合於明妙明覺妙覺並雙行妙覺覺妙
元明體全成無漏一真精明覺覺明明所了或因了相失元
明明妙二覺宗體覺體覺性覺二同明湛覺圓圓無增減此
中無佛與衆生不覺始終非了了不聞迷悟豈惺惺是稱心
地如來藏亦無覺照及無生非生非滅真如海湛然常住名
無名太虛未覺生霞點豈聞微塵有漏聲空漚匪離於覺海
動寂元是一真明覺明體爾含靈燄覺明逐燄致虧盈差之
不返名無覺會之復本始覺生本覺由因始覺生正覺還依
合覺明由地二種成差互遂令渾作賴邪名具含染淨雙歧
路覺明含處異途萌性起無生不動智不離覺體本圓成性

起轉覺翻生所遂今有漏墮迷盲無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本漸次生七識轉處蒙圓鏡五六生時蔽覺明觸受有取相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業識茫茫沒苦海徇流浩浩逐飄零大聖慈悲興救濟一聲用處出三聲智身由從法身起行身還約智身生智行二身融無二還歸一體本來平萬有齊含真海印一心普現惣圓明湛光燄燄何依上空性蕩蕩無所停處處示生無生相處處示滅無滅形珠鏡頓印無來往浮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真同水月應緣如響化羣情衆生性地元無染只緣浮妄翳真精不了五陰如空聚豈知四大若乾城我慢癡山高屹屹無明欲海杳溟溟每逐旃陀僑誑友常隨猛獸作悲鳴自性轉識翻爲幻自心幻境自心驚了此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圓成太虛忽覺浮雲散始覺虛空本自清今古湛然常皎瑩不得古今凡聖名

入道淺深頌五首

郢州臨谿斡脫和尚

露柱聲聲喚糊絲繩子絆中下莫知由上士方堪看
露柱不聲喚糊絲繩子斷上士笑呵呵中流若爲見
糊絲與露柱未免東西步任唱太平歌徒話超佛祖
我見匠者誇語默玄妙句不善本根源巧布祇園事
少室與摩竭第代稱揚許我今問汝徒誰作將來主

頌十四首

大法眼禪師文益

三界唯心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
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礙

華嚴六相義

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
惣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

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瞻須菩提

須菩提貌古奇說空法法不離信不及又懷疑信得及復何之倚筇杖視東西

街鼓鳴

鼓襲襲運大功滿朝人道路通道路通何所至達者莫言登寶地

示捨棄慕道

東堂不折桂南華不學僊却來乾竺寺披衣效坐禪禪若效坐得非想亦何偏經劫守開不出生死爲報參禪者須悟道中玄如何道中玄真規自宛然

金剛經爲人輕賤章

詮云持經者證佛地也

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不刻彼子爲得倚待不堪孤然仍

則鳥迹虛空有無彌忒

思之

僧問隨色摩尼珠

摩尼不隨色色裏勿摩尼摩尼與衆色不合不分離

牛頭庵

國城南祖師庵庵舊址依雲嵐獸馴淑人相參忽有必終不堪

乾闥婆城

乾闥婆城法法皆爾法爾不爾名相真軌日煖月涼海深山起乾闥婆城是非亡矣

因僧看經

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開欲免心中開但知看古教

問僧云會麼對不會

會與不會與汝面對若也面對真个不會

庭栢盆蓮

一朵菡萏蓮兩株青瘦栢長向僧家庭何勞問高格

正月偶示

正月春順時節情有無皆含悅君要知得誰力更問誰教誰決
寄鍾陵光僧正

西山巍巍兮聳碧漳水澄澄兮練色對現分明有何極

八漸偈

井序

白居易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
鉢塔院越明年春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
句四言贊之初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我言焉曰觀曰覺
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繇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今
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
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
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于堂禮

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即不起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定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物無遁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變相非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詩八首

同安禪師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心印誰人敢授傳歷劫坦然無異色呼爲
心印早虛言須知本自靈空性將喻紅鑪焰裏蓮莫以無心
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豈爲塵機作繫留妙體本來無處所通身
何更問縱由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撒手那邊
諸聖外迴程堪作火中牛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菩提煩惱等空平誰言下野無人鑒我道
驪珠到處晶萬法泯時全體現三乘分處假安名丈夫皆有
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佛教

三時次第演金言三世如來亦共宣初說有空人盡執後非
空有衆皆緣龍宮滿藏醫方義鶴樹終談理未玄眞淨界中
才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還鄉曲

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咸須歸本鄉雲水隔時君莫住雲山
深處我非忙尋思去日顏如玉嗟歎迴來鬢似霜撒手到家
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

破還鄉曲

返本還源事亦差本來無住不名家萬年松徑雪深覆一帶
峯巒雲更遮賓主默時純是妄君臣道合正中邪還鄉曲調
如何物明月堂前枯木華

轉位歸

涅槃城裏尚猶危陌路相逢沒了期權桂垢衣云是佛却裝
珍御復名誰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
空界月再三滂漉始應知

正位前

枯木巖前差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鷲鳥立雪非同色明月
蘆華不似他了了時無所了玄玄玄處亦須呵躬勤爲唱
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

詩十首

雲頂山僧德敷

語默難測

閑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石人把板雲中拍木女
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
仍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迴異

祖意迥然傳一句教中廣布引三乘淨名倒岳雷聲吼鷲子
孤潭月影澄鄺市賣魚忘進趣巖林飼虎望超升雖知同體
權方便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雖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認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罣礙便應
塼瓦是修真瞥然一念邪思起已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
親指的臨機開口卒難陳

問來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只合文殊便是道虧他

居士杳無聲見人須棄敲門物知路仍忘稚子名儻若不疑
言會盡何妨默默過浮生

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齊現小毛頭猶道廣變長
天外尚嫌低頓乾四海紅塵起能竭三塗黑業迷如此萬般
皆屬壞更須前進問曹谿

自樂僻執

雖然僻執不風流懶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慵問佛折臂
誰肯見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欲火蒼生早晚休自蘊本來
靈覺性不能暫使挂心頭

問答須知起倒

問答須教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劒猶王意似鑪
當臺待鑪觀眨眼參差千里莽低頭思慮萬重灘各於此道

爭深見何啻前程作野干

言行相扶

言語行時不易行如鳥如兔兩光明寧關晝夜精勤得非是貪嗔懈怠生菩薩尚猶難說到聲聞焉敢擬論評然無地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

一句子玄不可盡颯然會了奈渠何非千世事成無事祖教心魔是佛魔貧子喻中明此理獻珠偈裏顯張羅空門有路平兼廣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肯易參動指掩頭元是一糾眸拊掌固非三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鞮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欲將何見語玄談

詩三首

僧潤

因覽寶林傳

祖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雖分西國與東國不隔
人心到佛心迦葉最初傳去盛慧能末後得來深覽期頓
悟超凡衆嗟彼常迷古與今

贈道者

一語真空出世間可憐迷者蟻循環此生勝坐三禪樂好句
長吟萬事閑秋月圓來看盡夜野雲散去落何山到頭自了
方爲了休執他經扣祖關

贈禪客

了妄歸真萬慮空河沙凡聖體通同迷來盡似蛾投焰悟去
皆如鶴出籠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直須密契
心心休苦勞生睡夢中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九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銘記箴歌

傳大士心王銘

三祖僧璨大師信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心銘

僧亡名息心銘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曇琳序

荷澤大師顯宗記

南嶽石頭大師參同契

五臺山鎮國大師澄觀荅皇太子問心要

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

騰騰和尚了元歌

南嶽懶瓚和尚歌

石頭和尚草庵歌

道吾和尚樂道歌

一鉢歌

樂普和尚浮漚歌

牧護和尚歌

法燈禪師古鏡歌三首

潭州龍會道尋徧參三昧歌

丹霞和尚翫珠吟二首

關南長老獲珠吟

香嚴和尚勸覺吟歸寂吟二首

韶山和尚心珠歌

心王銘

傳大士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尔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

作還復漂沈清爭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
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信心銘

三祖僧璨大師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豪釐有差天地
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
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
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
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
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
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
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

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
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
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
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
惡一切二邊浪自斟酌夢幻虛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
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兩旣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
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
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
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

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此必不
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
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心銘

牛頭山初祖法融禪師

心性不生何須知見本無一法誰論薰鍊往返無端追尋不
見一切莫作明寂自現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
冥蒙一心有滯諸法不通去來自爾胡假推窮生無生相生
照一同欲得心淨無明用功縱橫無照最爲微妙知法無知
無知知要將心守靜猶未離病生死忘懷即是本性至理無
詮非解非纏靈通應物常在目前目前無物無物宛然不勞
智鑒體自虛玄念起念滅前後無別後念不生前念自絕三
世無物無心無佛衆生無心依無心出分別凡聖煩惱轉盛
計校乖常求直背正雙紙對治湛然明淨不須功巧守嬰兒

行惺惺了知見網轉彌寂寂無見暗室不移惺惺無妄寂寂
明亮萬象常真森羅一相去來坐立一切莫執決定無方誰
爲出入無合無散不遲不疾明寂自然不可言及心無異心
不斷貪淫性空自離任運浮沈非清非濁非淺非深本來非
古見在非今見在無住見在本心本來不存本來即今菩提
本有不須用字煩惱本無不須用除靈知自照萬法歸如無
歸無受絕觀忘守四德不生三身本有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一心無妄萬緣調直心性本齊同居不攜無生順物隨處幽
棲覺由不覺即覺無覺得失兩邊誰論好惡一切有爲本無
造作知心不心無病無藥迷時捨事悟罷非異本無可取今
何用棄謂有魔興言空象備莫滅凡情唯教息意意無心
滅心無行絕不用證空自然明徹滅盡生死冥心入理開目
見相心隨境起心處無境境處無心將心滅境彼此由侵心

寂境如不遣不拘境隨心滅心隨境無兩處不生寂靜虛明
菩提影現心水常清德性如愚不立親疎寵辱不變不擇所
居諸緣頓息一切不憶永日如夜永夜如日外似頑囂內心
虛真對境不動有力大人無人無見無見常現通達一切未
嘗不徧思惟轉昏汨亂精魂將心止動轉止轉奔萬法無所
唯有一門不入不出非靜非喧聲聞緣覺智不能論實無
一物妙智獨存本際虛沖非心所窮正覺無覺真空不空三
世諸佛皆乘此宗此宗豪末沙界含容一切莫顧安心無處
無處安心虛明白露寂靜不生放曠縱橫所作無滯去住皆
平慧日寂寂定光明明照無相苑朗涅槃城諸緣忘畢詮神
定質不起法坐安眠虛室樂道恬優遊真實無爲無得依
無自出四等六度同一乘路心若不生法無差互知生無生
現前常住智者方知非言詮悟

息心銘

僧亡名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尔七竅閉尔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蚬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博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脩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憊曹誇拙羨巧其德不引名厚行薄其高連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跡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臥生患老隨思隨

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
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
日慙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菩提達磨略辯大乘入道四行

弟子曇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空國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
踈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從緇紹隆聖種冥心
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
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忘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
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俊志高遠幸
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
真道今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
安心之法今無錯謬如是安心者靜觀如是發行者四行如
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

爾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疑住辟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邪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之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今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辱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

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真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無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顯宗記

荷澤大師

無念爲宗無作爲本眞空爲體妙有爲用夫眞如無念非想

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真如無
生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
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
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引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
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
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
無思無求無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功
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
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
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
若真空即清淨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
若無見能見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異體同
隨義立名故云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眞佛法身般

若能建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心空寂見即見性無生
知見分明不一不異故能動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處處能
通達即理事無礙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識不生即如如
之力心如境謝境滅心空心境雙亡體用不異具如性淨慧
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即
無相寂即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
樂涅槃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動搖一切時中
獲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
尊滅後西大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
達磨屈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祕教要藉得人
如玉髻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行解相應方能
建立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傳更無別法內傳心
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受

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即無虛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脫

參同契

南嶽石頭和尚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絜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乎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藥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五臺山鎮國太師澄觀荅皇太子問心要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寤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沈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

攝莫收是非兩亡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
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
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亡正
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
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
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
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
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唯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
華虛而可見無心鑑象照而常空矣

坐禪箴

杭州五雲和尚

坐不拘身禪非涉境拘必乃疲涉則非靜不涉不拘真光迴
孤六門齊應萬行同敷嗟爾初機未達玄微處沈隨掉能所
支離不有權巧胡爲對治驅策抑按均調惛亂息慮忘緣乍

同死漢隨宜合開靡專野觀達機磨心大師正付法眼外委示初

也馳想頗多安那鉢那或掉舉猛利及憒住等宜易觀公派

劒閣無帶木鵝如火得水如病得醫病瘳醫罷火滅水傾一

念清淨體寂常靈是靈是寂非靈非寂是非迭生犯過無極

前滅後興還如步走患乎不知知則無咎日由背夜鏡奚照

後此則不然圓明通透照而不緣寂而誰守萬象瀛漚太虛

閃電摧壞魔宮衝倒佛殿跛者得履瞽者發見法界塵寰

齊輪頓現曠蕩郊鄺或坐或眠既明方便乃號金僊吾雖強

說爰符聖言聖言何也要假重宣不動不禪是無生禪又云

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故知歷

代祖唯傳此一心祖光既遠大吾子幸堪任聊述無言旨乃

曰坐禪歲

證道歌

永嘉聖具覺大師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
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吞具佛五
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
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
六度万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
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
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
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
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真乘有人不許任情徵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
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
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
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猿悴骨剛

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
道即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時終不吝三身四
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
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
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
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
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河沙
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
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
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
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
佛多劫曾爲忍辱僊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
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真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岑幽邃

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聞寂安居實蕭灑覺即了不施
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
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
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
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霄何所爲佛性戒
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股金鐶鳴歷
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具不斷妄了知
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心鏡明鑒
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
豁達空撥因果萍潚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
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
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
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

剛酸非但能推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
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雪山肥
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
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
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
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阿鼻業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
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
覓則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默時說
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
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
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谿是第一迦葉
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
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

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
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眞嗟末法惡
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
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解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
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旃檀林無雜
樹鬱密深沈師子住境靜林間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
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
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
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豪釐失千里是即龍
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跡尋
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
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
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

智慧亦愚癡亦小駢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
境法中虛捏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
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膳不能食病遇醫王爭
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裏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
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惜懂頑皮韌音折只知
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姪殺波離螢光
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還同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
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力兩黃金亦銷得粉骨
碎身未足贖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
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
無人亦無佛大千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
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
象駕崢嶸漫進途誰見蟾蜍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

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誑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了元歌

騰騰和尚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
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
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
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
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飧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
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揔知且作佯癡縛鈍

南嶽懶瓚和尚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
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筭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
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嚼嚼立世間多
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

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
住即住身披一破納脚著爍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
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
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面是爍生面劫石可移動箇
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
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擇
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
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豪末大無
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
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
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
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草庵歌

石頭和尚

吾結草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草新破後
還將茅草蓋住庵人鎮常在不屬中間與内外世人住處我
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
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
主元在不居南北與東西基上堅牢以爲最青松下明窓內
玉殿朱樓未爲對納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
庵休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塵達靈根非
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草爲庵莫生退百年拋却任縱橫擺
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万般解只要交君長不昧欲識庵中
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樂道歌

道吾和尚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卧孤峯無伴侶獨唱
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不著暢情樂道過

殘生張三李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莫妨礙汝
言順即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慙有時癡非我途中
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鄉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遮
是元本山僧更若爲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勿隈倚自古
長披一納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真不是僞打鼓樂神施
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青山渌水不相似稟性成無措改結
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即逢人以棒閭慈悲恩
愛落牽纏棒打交伊破恩愛報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
爲改

一鉢歌

過刺刺開聒聒揔是悠悠造抹撻如饑喫鹽加得渴枉却一
生頭拚拚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力求
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臨時叫菩薩

大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結果學擺撥也
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語向君
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
歌一鉢曾將一鉢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万
象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
毛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万代金
輪聖王子只遮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
生死不生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真如在
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
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爲分強爲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
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
真妄更無人真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
弱也著一切無心無染著亦無惡亦無好二際坦然平等道

麤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麤麤也無細上方香積
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坐亦無行無
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亦無生亦
無死三世如來揔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
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縱橫無
處所亦無語亦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嗔即喜喜即嗔我自
降魔轉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即水慳時捨捨時
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慳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把苦時
樂樂時苦只遍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本來自在無繩
索垢即淨淨即垢兩邊畢竟無前後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
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
正是真如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
亦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即聖聖即凡色裏膠清水裏鹹

亦無凡亦無聖万行揔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夫
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姓亦無名
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酈市并屠肆一朵紅蓮火上生也曾
策杖遊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由來似寄居他家觸處
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幾時差若覓禪我自縱橫旧論眼
大可憐不是顛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
邊動北邊若覓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
不用求專甲若覓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
走出若覓修八万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
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飾羅漸入麤中細只遮麤中細也
無即是圓明真實諦真實諦本非具但是名聞即是塵若向
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入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
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

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挂高臺山僧見解
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浮漚歌

樂普和尚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
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
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爲異外明瑩内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
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
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
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真

牧護歌

蘇溪和尚

即五洩
小師也

聽說納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任一條百納餅盂便是生涯調
度爲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周游山水風雲
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

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
言能語披麻目視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
知佛去處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也無喜無憂八
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峭措活計雖無一錢
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
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人打破盡併歸去

古鏡歌 三首

法燈禪師 泰欽

盡道古鏡不曾見借你時人看一徧目前不覩一纖豪湛湛
冷光凝一片凝一片勿背面媢母臨粧不稱情潘生回首頻
嘉歎何欣欣何戚戚好醜由來那箇是只遮是轉沈醉演若
晨窺怖走時子細思量還有以我問顛狂不暫迴緩流向予
聲哀哀哽咽未能申吐得你頭與影悠悠哉悠悠哉爾許多
時那裏來迷雲開行行攜手上高臺

其二

誰云古鏡無樣度古今出入何門戶門戶君看不見時即此
爲君全顯露全顯露與汝一生終保護若遇知音請益來逢
人不得輕分付但任作見面不須生怕怖看取當時演若多
直至如今成錯悞如今不省影分明還是當時同一顧同一
顧苦苦苦

其三

古鏡精明皎皎皎皎徧照河沙到處安名題字除儂更有誰
家過去未來現在諸佛鏡上纖瑕纖瑕垢盡無物此真火裏
蓮華蓮華千朵万乃木朵乃木端然釋迦誰云俱尸入滅誰云穿
膝蘆牙不信鏡中看取羊車鹿車牛車時人不識古鏡盡道
本來清淨只看清淨是假照得形容不正或圓或短或長若
有纖豪俱病勸君不如打破鏡去瑕消可瑩亦見杜口毗

編參三昧歌

潭州龍會道尋

天涯海角參知識，徧咨惠我全提力。師乃呵余退步追省躬，廓爾從茲息覩諸方垂帶直善財得。處難藏匿棒頭喝下露幽竒，縱去奪來看殊特。趙州關雪嶺陟築廬峯前驗虛實，據證靈由闢万機。橫揮祖刃開三域，卷舒重重孰可委。休呈識意謾猜揣，納子攢眉碧眼嘆黃河倒逆。崑崙崑崙山牛道吾唱馬師奮迅呈圓相，執水投針作後規。把鏡持幡看先匠，廣陵誦誰繼。唱擬續官商調難，況石人愠色下鞭撻。木馬奔嘶梵天上，麗水金華藍田王。祝融峯攢湘浪蹙，滿月澄谿松韻清。雲縱龍騰好觀囑。

翫珠吟二首

丹霞和尚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

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
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
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師權指喻摩尼采
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忒羅萬
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
方便燒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
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
明不得權時題作弄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雖潰散一物鎖長靈知境渾
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
耳耳難聽罔象先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
停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真氣觸還生鑒照

崆洞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滅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
闍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古能言不
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爲說聞名勿認名兩
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
佛何佛更堪成

獲珠吟

關南長老

三界兮如幻六道兮如夢聖賢出世兮如電國土猶如水上
泡無常無生滅遷變唯有摩訶般若堅猶若金剛不可讚歎
似兜羅大等空小極微塵不可見擁之令聚而不聚撥之令
散而不散側耳欲聞而不聞瞪目觀之而不見謁復謁盤陀
石上笑呵呵笑復笑青松影下高聲叫自從獲得此心珠帝
釋輪王俱不要不是山僧獨施爲自古先賢作此調不坐禪
不修道任運逍遙只麼了但能方法不干懷無始何曾有生老

吟二首

香嚴和尚 智開

滿口語無處說明明向人道不決定著力勤咬嚙無常到來
救不徹日裏語暗瑳切快磨古錐淨挑揭理盡覺自護持此
生事終不說玄學求他古老吟禪學須窮心影絕

歸寂吟贈同住

同住道人七十餘共辭城郭樂山居身如寒木心牙絕不話
唐言休梵書心期盡處身雖喪如來弟子沙門樣深信共崇
鉢塔成巍巍置在青山掌觀夫參道不虛然晚去形骸甚高
上從來不說今朝事暗裏埋頭隱玄暢不留蹤迹異人間深
妙神光飽明亮

心珠歌

韶山和尚

山僧自達空門久淬鍊心珠功已構珠迴玲瓏主客分往往
聲如師子吼師子吼非常義皆明佛性真如理有時往往自

思唯豁然大意心歡喜或造經或造論或說漸兮或說頓若在諸佛運神通或在凡夫興鄙悵此心珠如水月地角天涯無殊別只因迷悟有參差所以如來多種說地獄趣餓鬼趣六道輪迴無暫住此非諸佛不慈悲豈是閻王配交做勸時疎深體悉見在心珠勿浪失五蘊身全尚不知百骸散後何處覓

景德傳燈錄卷第三十



跋

右書四庫未收卷首楊億序東吳僧道原冥心禪悅索隱空宗
搜弈世之祖圖采諸方之語錄次序其源派錯綜其辭句由七
佛以至大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成三十卷詣
闕奉進冀於流布云云而紹興長樂鄭昂跋則謂本住湖州鐵
觀音院僧拱辰所撰將遊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因出示
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拱辰謂
吾意欲明佛祖之道旣已行矣在彼在此同遂絕不復言然則
著此書者名道原而實拱辰也楊億李維王曙輩奉詔裁定多
所損益具見敘言最初鏤版毀於靖康之亂是尙爲宋代舊刊
合三本而成其一半葉十三行每行二十一至二十三字板心
有刻工無字數凡二十五卷有餘有二卷抄配行款同宋諱避

玄弘朗殷匡敬警驚鏡竟戍等字其一行數同每行二十三至二十六字板心有字數無刻工僅有殘葉見於卷第十八第十九中其一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八至三十字板心有刻工存卷十至十二宋諱避玄弘朗貞偵徵署豎戍樹等字此二本均不避桓構二字及其嫌名然察其刀法筆意實已具南宋風格不能以其不避諱字而遽疑之也貴池劉氏覆刻元延祐本其元本所據又有兩宋刻一台州寧海思鑒刊本見紹興四年劉棐序一廬山穩菴古冊卽湖州道場禪幽菴覆刻之祖本見延祐三年希渭狀是可想見當時傳刻之盛劉氏謂延祐本與瞿氏所藏宋本正同然取以對校同者祇卷一之十餘葉其他各卷雖行數相同而款式絕異劉氏後序謂永樂梵夾本徑山藏本雍正釋藏本讎校未精脫文譌字所在多有誇元刊爲鴻

寶而是本足以正其訛誤者尤非少數然則所謂一字百繅者
舍是更奚屬耶乙亥季夏海鹽張元濟識於牯嶺山居

